



洛 阳十月

L U C C T O B E R C T O B E R

她和他，
相遇在十月的洛阳城。
却错过在而后繁花锦忆的绵长年岁之中。

西微 著

【谢谢你在人海中，让我有勇气相信，一路翻山越岭披荆斩棘，就可以相逢。】

新锐时尚作者【西微】带你领略旅途中的爱情

【旅行】在不期而遇的感情海啸中，
青春【挥霍】殆尽之后，生活将【爱和坚强】流放——

面包与爱情，她选爱情，而自由与爱情，她选什么？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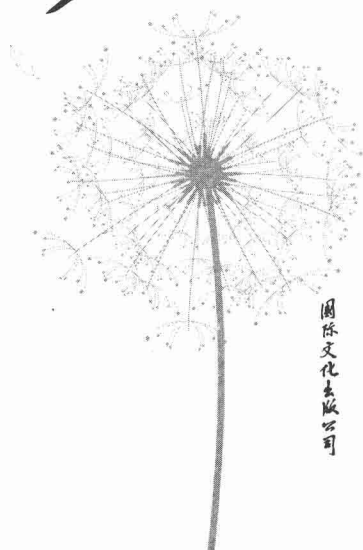


L U O Y A N G O C T O B E R

西微
著



洛阳十月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洛阳十月/西微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1. 6

ISBN 978 - 7 - 5125 - 0209 - 3

I. ①洛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7913 号

洛阳十月

作 者 西 微

责任编辑 张福江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00mm × 630mm 32 开
7 印张 15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25 - 0209 - 3

定 价 22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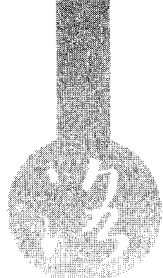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 //www. sinoread. com

- 1 · 【第一章】 谢谢你在人海中
- 11 · 【第二章】 旅行的意义
- 49 · 【第三章】 南方来信
- 87 · 【第四章】 十一号站台
- 101 · 【第五章】 迷藏
- 115 · 【第六章】 还有多少时光可以褪色
- 133 · 【第七章】 你的微笑像朵花
- 163 · 【第八章】 北京下雨了
- 183 · 【第九章】 把悲伤看透时
- 197 · 【第十章】 三万英尺



阳十月

【第一章】· 谢谢你在人海中

谢谢你在人海中，让我有勇气相信，一路翻山越岭披荆斩棘，就可以相逢。

温十月

收到王宛宣的来信是在中秋过后的一个下午，北京的秋天特别漂亮，钓鱼台的银杏沿着街道两边重重叠叠的描成深浅不一的金黄色，在阳光下面被风吹着，像是蜡染。温十月给自己泡了一杯奶茶，在阳台上坐下来，温温软软的秋天的阳光洒在脸颊和脖颈上，身体稍微移动就消散。

二十一世纪，她们彼此之间书信来往从未断绝。

温十月提笔给王宛宣回信。莫名想起从前的事情，零零碎碎的从初识时候娓娓写来，她们初中的时候流行交笔友，上课把信纸夹在课本里偷偷写下来难过和开心，后来很多人渐渐不再联络，她们之间的感情却保持下来，记忆里，对方就像是影子，若有似无的盘桓在自己整个青春的岁月里面。

温十月跟王宛宣说，忽然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。

每天拥挤的公交车。一人份的饭菜。固定跟送报工说的那句早安。在杂志社的工作乏善可陈，时常忙碌却感受不到生活所谓的丰盈和充实，偶尔无所事事，感情空虚没有归属感。每月一次的长途旅行，奔波在宾馆和陌生的旅途，略带神经质的考量着每一个细微的角落所带来的感情波动，她在杂志上写旅行途中的见闻和生活，那是她的工作。日子过得是这样苍茫，想宣泄和表达却力不从心，想要充实又不知路径何在。

温十月在信的最后说：

王宛宣。我要离开北京，开始崭新的生活。

下午房东从城市的另一角过来验房。温十月穿一件桃红色的针织长袖衫，肥大的棉绸碎花裤子，倚在门边朝里看。不过四十平方米，一居室的小套间，不大的客厅干净整洁，书籍都陈列在客厅的玻璃壁

橱里，乍一看去花红柳绿。

她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了三年。

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，操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口音，问十月：“哪一天走？”

三年的时间里面房东和房客间交集不多，温十月往房东银行卡里打的房租准时而足额，她们相处愉快，相安无事。

温十月说：“后天就走。”

老太太出言挽留：“家当这样多，若是要处理，不如再留几日。”

“已经订好机票。”

“那么东西呢？”

“前日约了同事明天来家里帮忙打理，书籍和什物封箱寄回老家。家具电器就不要了。”

“它们还这样新。”老太太在房屋里面走过一圈，温十月购入许多家当，把屋子打点得有温暖的人间烟火气。

温十月从厨房里面端出果汁，笑笑：“不妨留给后面的租客用。”

房东太太就不再多问，坐在温十月铺了小羊羔绒的沙发上面小憩，十月取出糖果饼干来请老太太一起喝下午茶，言语间带点歉意：“是我违约在先，未到期的租约，我不妨多付一点违约金。”

房东太太倒是豪爽，又通情理，只说：“不妨事，已经有人来租。”

约定好交房的事情。温十月随手拿了一件白色外套，起身送房东下楼。在小区门口等老太太打上车，温十月忽然想在附近走一走。九月底的天气已经渐渐寒冷，她把运动外套的拉锁拉到最顶，沿着小区上了黑色油漆的铁艺栅栏，脚步散漫又无目的。街口的中学正是放学

温阳十月

的时间，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的孩子嬉闹着跟她相逆而行，有个眼睛亮亮的男孩子跟她擦肩而过，好比是她少年时候的模样，温十月有点怅然若失地回头看他背影很久，直到看不见，才回过头往前走。

她在学校旁边的邮局买了信封和邮票。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工作人员已经和她十分熟悉，只是也许以后就不会再见到了，温十月有点下意识地多看了她两眼，对方像是刚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，左边眉角有一颗淡淡的痣，笑起来两个酒窝很深。

温十月把写给王宛宣的信寄出去，站在街边看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来来去去，觉得对这个城市再没有留恋。努力地想着自己当年是为了什么原因那么执拗地一定要到这里来，归根结底也许是每个少年心中都曾有的帝京梦，但是现在梦要醒了。

忽然接到王宛宣打来的长途电话。

她的声音还是好听，独具特色的鼻音，仔细分辨还能听出一点江南女孩子的娇声娇气。王宛宣说：“温十月。我刚刚辞掉了原先的工作，打算去北京，你收不收留我？”

温十月在电话里低低地笑。她说：“王宛宣，我们总是这样不凑巧。”

温十月和王宛宣从未见面，却已经那么熟悉。王宛宣说：“你这一次要去哪里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温十月从不骗人，也不自欺。

“缘由呢？”

“我已经在回信中告诉你了。”

信件给她们之间带来多少的乐趣。不光是因为笔墨和纸张所能带来收藏历史的满足感，她们同样陶醉于因为时间的错开而造成的信息

【第一章】 谢谢你在人海中

脱节所带来的欣喜。她给她的话要经过许多的程序才能传送到目的地，而温十月的个人历史同样在这段时间里面往前走，也许后来就不再是信中所描述的样子。

“你永远不会停下来。”王宛宣说，“从相识到现在，你永远从我所定位的地点跑开，不管时间是长是短，你都以为是在游玩。”

“是的，你知道我。”温十月说，“但我同样羡慕你能够停留下来。”

王宛宣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。她的笑声是爽朗的，电话里面传来，让温十月觉得温热。王宛宣说：“那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。温十月，我想，你该好好谈一场恋爱了。”

也不是没有尝试过。温十月在爱情里面挑挑拣拣，太瘦的那个不风趣，风趣的那个不够高。其实仔细说来都是借口，不够爱罢了。女人从来是生猛而疯狂的一种动物，再内敛矜持，等真正遇到缘应是注定的那一个，刀山火海，也像是不怕死的那一只蛾。

而时光毫不留情，长脚飞奔而去。

还是北京。

二十七岁的林洛阳下了的士往前走，一地的落叶被秋阳晒得干黄而薄脆，踩在脚下窸窣作响。林洛阳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停住，四周围视，同样的红色的四层小楼，沿着马路整齐划一，近近远远地藏油画一般色彩浓重的路边树里。他再看看手里房东给的地址，认不清楼房排序，决定问路。

买菜归来的热心大妈领着他走进小区，林洛阳找到要租住的单元，跟大妈道谢再见。

洛阳十月

老居民区。住户大多是周围军区家属，生活便利，周围高楼不多，视野极好。之前跟房东来看过房，得知先前住过的女孩刚刚搬走，搬迁的痕迹还在，角落里面摆着两个没有用上的空硬纸箱，看上去空荡荡。老太太极力介绍房屋的好，他急着住，她也急着走。两个人迅速签好合同，房东把钥匙留给他。那天林洛阳站在客厅里面，透过阳台往远处望，天蓝得像三月的湖水一样，风把薄薄的云彩拉成疏密不均的线条。

那时候林洛阳才真正的觉得，他要开始他未来许多年的北京生活。

家具都齐备。林洛阳把罩在沙发上面的白色布套掀开，细微的灰尘半悬浮状的扬起来，暴露在明亮的阳光下，林洛阳莫名觉得这才是生活真正的质感，略带陈旧，久未开启的木箱的味道，白色墙壁下方砌着的红色的泥砖墙裙，金属的暖气管道，曾经的住户留下来暗红色的编织地毯，所有的旧器物上带有人为的痕迹，像她或者他始终站在那里，从未相遇，也不曾远离。

林洛阳初到异乡，却有归属感。

新同事友情提供的生活手册起大作用，林洛阳利落地下楼刷卡买水买电，打电话请家政，两个皮箱的行李一一归整，宽带是始终开通的。在等家政人员收拾房间的时间里，林洛阳上网处理了一点工作交接上剩余的问题，收到前女友的邮件。

她说。嗨。你还好吗。

林洛阳回复她。我很好。你呢。

像是他们许久未见，她急急的追上来同他寒暄，又或者是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，彼此好奇又装作不露痕迹，试图从对方的言谈中

【第一章】 谢谢你在人海中

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来证明他们曾爱过的岁月，又想要知道，以后会不会再有那样亲密无间的好时光。

不不不。并不是藕断丝连。

他们之间也不曾有过不愉快。林洛阳回想起来他和她青梅竹马将近十五年的光阴，大多数时候他们金童玉女般配非常，而生活却像水般淡然无味，连分手都异常安静，他们仅仅是对人生没有共同的想象和热爱，她是名门淑女宠辱不惊，而林洛阳却想要知晓，是不是戴一副面具，伪装得悲喜全无，就是所谓的绅士。

他走的时候同样干脆利落。夜晚打电话跟她告别。买了第二天最早的机票从上海到北京，那时候才由衷感谢京沪空中线的便利，脑海里面还有她和他所说的那句再见。

他们还是朋友。林洛阳想着，他们只是已经和爱情里面的那个彼此告别。

傍晚，熟识多年的好友买了酒菜摸上楼来，林洛阳开门迎客，打扫整理过的房屋已经像是变了一个模样。林洛阳把书柜移到玄关，隔出来饭厅和客厅，白炽大灯的光线射过通透的书柜打上餐桌，投下来灰黑色影子，不对称的横竖线条放大而交织，像是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图腾。

真是许多年不见的老朋友。

林洛阳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，经手过各式各样的活动和会展。他学艺术出身，画得一手好水粉。曾经入行做过设计，在广告公司朝九晚九，有过精彩绝伦的作品，有名有利，只是后来觉得意兴阑珊，还是做回公关。热爱每次不同的陌生人，林洛阳坚信不管任何状态下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都能够带来不可预知的惊喜，人生需要一点意外，

林洛阳想着，像是只有如此，才能提醒自己，生命和感情都还足够年轻。

朋友开一听啤酒递给他。酒是伤心人的句子。离别是，重逢也是。朋友不明所以，问林洛阳：“我以为你会在上海立业结婚。”

“我们已经分手。”

朋友当然大吃一惊，说：“你们当时这样好。”

林洛阳不再理会那个所谓的当时是怎样以前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觉得疲倦。那场恋爱里面没有爱情，我们所做的都像是皆大欢喜的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个样子，衣食无忧物质充盈，但感情从来没有得到满足和解脱。”

“那么她呢？”

“我想，”林洛阳说，“她同样疲惫。她不面对，也从来不说，或者，别人对她的引导始终都是错的，她从来不知道她真正要的是什么。”

“我不懂你们。”朋友说。

林洛阳也不再回顾，举起酒来跟朋友一起喝。人很多时候没有理由和途径要求被别人真正地懂得，身在人海中，感情却是孤独的。这些人大多事业有成，说起来风光万千，被人羡慕，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这是矫情的，想要的永远比得到的多，因为始终不愿意委曲求全，夹在理想和现实的生活之间难以作出一个选择，因而觉得，生活是这样的抑郁的。

现代人群居孤独症候群。

多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

朋友一直待到深夜才走。家里又安静下来，甚至觉得寂静。林洛

【第一章】 谢谢你在人海中

阳半靠在沙发上面，客厅里的石英钟滴滴答答地走着，睡不着。铺在沙发上的奶白色小羊羔绒，整理房屋时没有舍得丢弃，他缺乏一点始终渴望的知音感，因而幻想那上面曾有许多陌生人，留给他友好善意的体温。

原本放在房间里面的床头柜，林洛阳让人搬了出来放到客厅，摆在沙发的拐角，上面放置台灯。林洛阳熄灭客厅的大灯，台灯暖黄色的灯光亮起来，他随手拉开柜子最下面的抽屉，意外发现里面有东西。

柔软的印着杂志社 LOGO 的信笺，还剩下大半本。最先前的几页有好看的字迹，是用纯蓝色的钢笔墨水写上去，横竖干脆，只有句号的标点。

那上头用半页纸的文字说着，在寂寞的旅程中，火车走在茫茫的戈壁沙漠，从车窗外掠过的都是统一单调的风景，坚韧的植物，胡杨树不死不腐不倒。写字的人说她忽然觉得没有时间感，再广袤再无边的空间和时间仿佛都沉浸在无休止的黄色沙土里面，但也只有那样才能真切地感觉到自身生命的渺小。

她说。

人类是茫茫宇宙的孤儿。

而后她又说。

我还会遇见很多的人。走过很多的桥。只是冥冥之中的那个你。不知道何时才会遇到。

可是她也说。

不过即便是我们遇到了。那又能怎样。

林洛阳就微笑。在十月的北京，那个料峭深邃的黑夜里，林洛

洛阳十月

阳忽然感悟起来缘分的玄妙，仿佛作为生命的个体，他始终站在时间洪流的某一处，过客摩肩接踵，行色匆匆。似乎他从前所遇见的男男女女都是人生阅历的铺垫，但此时却不同，他莫名觉得他认同素未谋面的这一个人的所有，像是她旅行途中的潇洒，孤独和敏感，还有对所谓命中注定的那一点天真的幻想和期待。

林洛阳觉得欣喜。

那时候楼下的路灯点点如豆，早起的路边小贩似乎已经在置办货物的路上小声的喧闹。林洛阳起身走向房间。

两张信笺叠起来只有那样薄薄的一点，林洛阳把在抽屉里面找到的写有字迹的纸片放在钱夹里面。

在那么阴错阳差的所谓机缘里，林洛阳终于知道，在这样绝望又苍茫的人海，还有那样一个人存在。那么，林洛阳想着，就算是翻山越岭，披荆斩棘，他们总会遇见。

洛

阳十月

【第二章】·旅行的意义

我期待每一次的旅行。

不管是山间，林中，海边。过路黄花，鸟栖于枝，还是白潮一线。

那里面都有人心之间不必负担，不怕伤害，一期一会的昌盛与欢喜。

温阳十月

下了飞机天色尚早。

温十月从华北平原南下，莫名想起来小时候，哼起来当时母亲一句一句教过的儿歌。

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

恍惚就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迁徙的候鸟，再不能忍受北京即将到来的冬天，所以逃跑得这样迅急，声音中还带一点欢喜。

温十月穿着一件厚厚的烟灰色呢子大衣，步出机场大厅，才知道自己模样的滑稽。上了机场大巴到南宁市区去，车上有爱漂亮的女孩子把外套脱下，穿着T恤和牛仔裤，显得那样勃勃生机。

下了大巴。温十月像是在和自己赌一场气，打车到步行街，胡乱挑中一家店，一头扎进去买了一身新装从头换到脚，这样过后才觉得略微的满意。再打车回去。

买了中午的长途汽车票从南宁去往巴马县城。是在别人博客中看到过的长寿之乡，来之前做过功课，那是掩藏在西南喀斯特地貌山峦中的小小的城镇，开发和发展远远落后于人们早已熟知的城市，温十月看到别人写到了小城里面的所见所得，那个人说晚上借住在山坳里的村庄，大片的玉米地，植物的叶子被温柔又野性的山风吹得刷拉作响，萤火虫飞舞在涓细的河流上。温十月羡慕这样的生活，有一所小小的房子，养大量的花花草草猫猫狗狗，午后坐在门口的石头台阶上面喝水看书。

如果。温十月想着。如果还有一个男人，他们可以知己知彼的疏离又相爱着。

巴士并不准时。

温十月一个人坐在车厢的右后方，靠着窗户，玻璃上蒙着的茶色

【第二章】 旅行的意义

遮阳纸已经陈旧脱落，南方深秋依然灿烂辉煌的阳光打在温十月的侧脸上，自然的气息迎面而来，让温十月觉得熨贴。

有小女孩上车来，游说乘客购买过期的文娱杂志。温十月找了零钱买下一本，并不看，打开了盖在脸上，潮湿和油腻的味道灌进鼻梁，温十月却觉得内心安宁，是贴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气味，接近最亲切和宽容的泥土，具有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安全感。

温十月沉沉的想要睡去。

巴士摇摇晃晃的游荡在盘山的公路上。温十月做梦，梦见她驾驶一辆汽车，并不顺坦地走在坎坷的马路上，颠簸，她漫无目的，不知终点。巴士忽然急刹车，车上座椅老旧并无安全带，温十月猛的靠向前，人类的自我保护反应，温十月把手撑在前排座椅的靠背上，杂志从脸上滑落下来，掉落在地面。

坐在身边的男人不可自制地笑了一声。温十月并不带好脸色，扭头过去想要瞪他一眼。那个男人穿一件灰黑相间的棉布格子衬衣，弯腰下去替她捡书。温十月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只能看到他的一个头顶，这个男人剪着干爽的平头，头发光泽而柔软。

杂志并没有马上还给她。那个男人略略地翻看着里面的内容，纸张发黄，温十月下意识地去看他的手指，剪得干净利落的指甲顶端有好看的白色营养圈。那个男人忽然问她：“这里面说庄周梦蝶蝶梦庄周，你也梦到了吗？”

他的声音低而沙哑。像是小时候父亲给自己唱过摇篮曲的声音。那时候父亲跟小小的温十月说，愿言配德兮，携手相将，不得于飞兮，使我沦亡。小小的温十月并不能理解这其中意味，总是眨着扑闪的大眼睛朝父亲看着，父亲使用他宽厚的手掌捂住温十月的眼睛，温